

郭子儀與「仁王護國息災祈福法會」傳統的建立

曹仕邦

筆者從本刊九十四卷一期讀到〈中國佛教會啓建一

〇二年仁王護國息災祈福大法會〉的啓事（在頁四），這啓事稱「本法會自民國六十二年迄今，從未間斷」，是以「禮請諸山長老、二十四縣市佛教會理事長、本會理事監事……等大德」於本年二月底蒞臨承辦這大法會的台南白河大仙寺的主壇，一起「虔誠誦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以此功德促進台灣社會族群融和、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云云。

讀了上述啓事，讀者們也許會問：是否這法會定非要動員大量佛門僧俗，集眾虔誠地誦誦這部聖典，方能獲致「護國息災」的靈應？不錯，這是「護國息災」大法會的傳統作風，而這一傳統肇始於唐朝，並且跟平定「安史之亂」的名將郭子儀（六九五～七八一）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草成本文，將這一傳統建立的歷史介紹給大家。

書緣唐代宗（七六二～七九九在位）永泰元年（

七六五）四月，印度來的密宗僧人不空（Amoghavajra，七〇五～七七四）三藏譯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卷。到了同年九月，唐帝國遇上大敵壓境的危急情況。這是由於唐朝的叛將突厥人¹僕固懷恩（卒於七六五）引誘回紇人²和吐蕃人³等合數十萬眾入侵，大軍已開到接近唐朝首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的涇陽縣⁴。長安一帶登時大起恐慌，因為由郭子儀統率往禦的唐軍僅有八萬多人，跟敵軍人數差得遠。長安人恐懼之餘，於是全城僧眾都齊集資聖寺，大家齊聲唸誦這部新譯出的上述聖典，企望得到佛佑逢凶化吉！

果然唸誦之後，奇蹟出現了。僕固懷恩忽遇暴疾而卒，而回紇跟吐蕃本來因爭如今我國新疆省以至中亞細亞一帶的控制權而久已不和，如今受人誘惑而一起入侵中土，僅屬臨時的利害結合。是以僕固懷恩一死，他們馬上分裂，彼此即時分營而居。

郭子儀得到這有利情報，想到平定安史之亂時，自

己曾引回紇武力為助，彼此建立深厚交情，如今他們跟吐蕃分裂，大可單獨跟回紇談判，要求退兵啊！倘使回紇退兵，吐蕃便不足為慮！於是派一些部屬，往回紇在涇陽城外西面的軍營遊說。

然而回紇這次興兵，是受僕固懷恩所騙，誤以為唐代宗已駕崩，而郭子儀亦歸天，中國無主，故敢前來。如今郭子儀竟然親率大軍在前線？故不信唐使所言，其統帥葛藥羅⁵要求親見郭氏，始允談判。

唐使回報之後，郭子儀以彼此眾寡不敵，認為「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見而從，則四海之福」，乃決定親往敵前見面。

於是郭子儀僅率隨從數人騎馬出自己軍營的轅門，先派遣一列人在前面傳呼：「令公⁶來！」回紇方面生怕有詐，葛藥羅拉弓搭箭，立馬於陣前戒備。郭子儀見狀，即時脫去頭盔，解下所穿鐵甲，丟棄手執的長鎗，全無武裝地繼續前行。葛藥羅及回紇諸酋長眼見真個是郭令公本人，即時全體下馬圍住郭子儀下拜。於是經過談判結盟之後，回紇反過來跟唐軍聯合打走吐蕃！

本來這是一場結局難測的生死存亡大戰，結果竟然兵不刃血地通過陣前談判消彌了。消息傳來，長安一帶的人當然放下心頭大石，舉域歡騰；而齊聲唸誦《仁王

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出家眾，自然更堅信這是誦經得佑的神效，因而這一神蹟被記載下來。是以筆者認為「獲國息災法會」傳統的建立，應自這一役開始！

然而誦經得靈佑的記載見於何處？原來在唐釋圓照（七二七？～八〇九？）所撰《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大正藏編號二一五六）卷上，略云：

新譯得仁王護國經者，昔永泰元年狀請也，右興善寺三藏不空奏。（中略）永泰元年四月，恩旨頒下，爰命京城（長安）義學大德良賁等，翰林學士常袞等，於大明宮南桃園（佐不空三藏）詳譯仁王經並校定密嚴經等，至四月十五日譯畢進上（頁七五一上）中（）。永泰元年九月，時僕固懷恩，背逆天恩，遠自靈武，合聚蕃醜，憑凌涇陽。爾時兩街大德⁷，咸皆萃資聖寺，舉眾齊聲稱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為國為家，願無憂懼。時制使關內河中副元帥司徒中書令上柱國汾陽王郭子儀仗節出師，兩軍交對，列陳相望。時汾陽王單騎直出，挺立軍前，感激一言，懷恩屏退。西戎北狄各自相攻，決旬之間，王國大定。是知仁王護國般若真經，聖心佛

心，子育萬姓（頁七五二中之下）。

按，釋圓照在唐德宗（七八〇～八〇四在位）貞元十一年（七九五）撰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見其書的〈進書狀〉，在頁七七〇上之中），這時去永泰元年（七六五）僅三十年，它上述的記事稍嫌簡略，而且跟後晉劉昫（八八八～九四七）的《舊唐書》、北宋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與宋祁（約卒於一〇三八）合撰的《新唐書》、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的《資治通鑑》等記載唐代歷史的主要史籍底內容頗有出入⁸，但圓照書究竟是唐朝的記載啊！照公所以記載這一大靈應，蓋由於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警報傳來，京城的出家眾齊集資聖寺中唸誦這部新譯出的佛經為國家祈福求佑，而郭子儀在前線卻奇蹟地以片言消彌不可測的戰禍，無怪僧侶們堅信這是誦經得佑，傳為聖跡顯現，終而由圓照筆之於書了。倘使郭汾陽並非通過誠意談判而「不戰屈人之兵」，反而是進行血流遍野的慘烈廝殺得勝，則釋門中人不會認為是出於《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佛佑，而為之著筆垂後的。既然這部聖典有過如斯靈應，真個有「護國」的奇效，當然自此建立了佛門舉行這一法會的傳統了。

至於圓照所記的內容跟正史或司馬光書不符者，這

因為僧家史料屬民間記載，照公亦非有意修史，當然不似兩《唐書》和《通鑑》之據官方史料的正確與詳盡。大抵這次戰禍由僕固懷恩搞出來，故民間記載便傳訛為郭子儀一言使「懷恩屏退」，而不知當時敵軍的領導者已身故，但所言「西戎北狄各自相攻」，則跟史書所載回紇與郭令公締盟後改為攻打其盟軍吐蕃一事相同。足見圓照所言仍深具真實性！

註：

1. 突厥人就是現今的土耳其人。這民族在隋朝至唐初，曾雄據外蒙、西伯利亞以至中亞細亞。後來分裂為東、西兩突厥，於是先後為唐各個擊破所滅。突厥部份餘眾西走，到達小亞細亞半島建立土耳其國迄今。
2. 回紇人就是現今聚居我國新疆省的維吾爾人，他們跟土耳其人同種，也講土耳其語（因此西方野心家稱新疆為「東土耳其斯坦」）。在唐代，回紇人據有今外蒙和西伯利亞，是個強國。大抵突厥人跟回紇人同文同種，故突厥人的僕固懷恩能煽動回紇入侵唐帝國。
3. 吐蕃人就是現今的西藏人。當年吐蕃人據有今西藏、西康與青海一帶。
4. 涇陽縣在陝西省涇水與渭水交會處左邊，它跟長安的

距離約略估計，大抵相當於由基隆至新竹的距離，甚或更近！

5. 回紇方面的統帥是他們的可汗（最高領袖）之弟，此君的名字在中國史書中作「藥葛羅」。然而經對岸的學人依維吾爾文，考知其人名字的對音為Kavola，似宜作「葛藥羅」方合，因加以迴改。

6. 這時郭子儀是唐朝的「中書令（相當於宰相）」，故傳呼者稱他「令公」。按，後來唐朝以至北宋初，高級將領往往被尊稱「令公」，如「楊家將」故事中的

主角楊業，便被尊稱「楊令公」，雖然楊業畢生未作過中書令。

7. 唐朝長安城中央有一條貫通南北的朱雀街，將全城分作兩半，在朱雀街東面的市區叫「左街」，在西面的叫「右街」。這裡的「兩街大德」，指左右兩街的佛門大德，也就是全城的出家眾。

8. 筆者在本文中以敘述方式交代「郭令公單騎見回紇」整個過程，便是據兩《唐書》和《資治通鑑》所述改寫。

慈濟種植六百株樹苗 為大地種下春天氣息

慈濟基金會於三月九日上午舉辦「一生無量植新芽·萬眾一心護大地」植樹活動，基金會同仁家眷及學生走入苗圃田園間，種下愛心幼苗，總計共種下包含有臺灣欒樹、茄苳、落羽松等六百株的幼苗。

每種一棵樹，根據統計，一年可以吸收五到十公斤的碳排放量。此次種下的六百株樹苗，將可減少六千公斤的碳排放量，慈濟基金會表示，植樹是開源，環保是節流，種下的幼苗，在眾人祝禱中會逐年成長茁壯。

植樹節前夕，基金會同仁們小心翼翼將幼苗移植到慈濟大學後方的苗圃培育，期盼綠蔭成林，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參加者莫不興奮地說，希望也能抓住春天的氣息並帶回家。

慈濟大學人事室主任賴威任則攜家帶眷來參加植樹，他說，因為前陣子天氣不穩定，兩個孩子都生病，今天難得好天氣，要帶她們出來曬曬太陽，並「大手拉小手」和孩子們一起親手種下樹苗，做件有意義的事。